

◎林徹俐

神軀

散文組首獎作品



林徹俐



作者簡介

林徹俐，生於臺南最南端與高雄交界的沿海小鎮——灣裡。東海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曾榮獲 104 年藝術新秀補助、府城文學獎、紫荊文學獎、懷恩文學獎，作品常見於《幼獅文藝》及報紙副刊，亦有採訪紀錄登於《聯合文學》。

得獎感言

我成長於高雄與臺南交界的沿海小鎮，海岸公路綿延至高雄，一路共享同一條海岸線，因此打狗鳳邑作為我人生第一個首獎，格外有意義。去年甲午年的動盪，正逢寫論文尾聲的寒冬，冷似乎將生活封鎖於某個時空，打繞了好久，卻找尋不到出口，那時渴望有另一個自己來救贖，救那一年、救自己、救父親，救所有的一切走出冬天，讓南臺灣炙熱的豔陽照在大地。寫作十多年，浮浮沉沉，有時覺得自己也許就逐漸流於日常生活裡，而漸漸被文學淘汰了。時間的河流了好久，正當水逐漸乾涸，不甘心放棄卻又無力改變，還好水又復來，我知道水會一直流下去。

沒有神與父親，幾乎就沒有我的創作。

感謝家人以及寫作路上給予支持的老師與夥伴們，還有無限支持我的 S。

神軀

林徽俐

我從沒問過父親，如何應覺神，神的進入，那是怎樣的感覺，像特務行動，是祕密，他不曾說，彷彿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如同我們吃飯、睡覺以及排泄，或是坐在馬桶上發呆。

那段天氣極寒的日子，習慣在凌晨時分才走進浴室裡，將水溫調得極熱，在拆掉浴缸的磁磚地上，將自己縮成一具嬰孩，蹲在蓮蓬頭下讓水靜靜地沖刷，要蝕去一些什麼，恍惚看著那水悠悠螺旋地流入排水孔，蓮蓬頭向上如一座噴水池，水花四濺，卻無法許願。想學貓那樣試著蜷縮進大臉盆裡，讓自己感覺溫暖，卻露了大半出來，在白霧之間痴呆望著身體，像小說裡白玫瑰坐上馬桶上望著自己的肚臍。

坐著的時候，將肚子上疊起皺摺的脂肪捏起又放，放了又捏，一開始只是無意識地重複動作把玩肚皮，後來我想起很多事。幼時晨起被喚至浴室刷牙洗臉，許多的時間，我其實都在浴室裡計算眠夢，最舒適的位置是浴室門邊，坐在浴室藍白色的馬賽克磁

磚上，手肘放在門檻，頭輕輕地靠著門，浴缸上方的小窗戶，有陽光筆直奔跑進來，投射在臉上，小小的浴室像一具輕柔的泳圈，承載著我在一派蔚藍而無人、安安靜靜的泳池裡，如同獨自在大海漂流那樣靜謐，自在聆聽水聲在眠裡悠遊，穩穩陷入那樣的漩渦裡，可能溺了也不自知。有些更困的時候，習慣性脫下睡褲與內褲後，坐上馬桶向後靠著水箱，或微微側身靠著牆壁，進入眠夢，意識迷濛間有細細的水聲流進耳裡，也有風從通往陽臺的木門下方扇葉狀的透氣板碰觸到我沒有穿褲子涼晃晃的身體，好像有什麼鑽進身體裡面，不是很確定。是不是有另一個我，正在刷牙？每一次敲門聲打破了夢，我都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了盥洗程序，直到大人手指抹過我的眼睛，那黃色結晶的眼屎，理直地黏在他指尖上，才發現真實的樣貌。

有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或者有沒有另一個我。國中時有一次我和同學在公共電話亭巧遇三年級的學姊，我是認識她的，忘記什麼緣故認識，掛上話筒她和我們聊起來，那時我視線高度恰好落在她鼓起的胸前，發現她白色襯衫透出淡黃色的內衣，胸前繡學號的那兩行字體，顏色好像和大多人的有很微小的差異，我一直想看出什麼來，好奇眼睛還是繡線的顏色出了問題，於是手指自己往她胸前如點水般，很輕很輕地點了一下，那瞬間時間彷彿停止，我們好像沒有在呼吸，只有秒針仍維持步調走了一圈。然

後她嚇到了，我也是，如一場夢境墜落後的清醒，她罵變態、噁心的聲音迴繞在整個校園裡，碰撞牆壁後又折回我耳旁，像天使的光圈那樣，形成一個圈罩在頭頂上。而後我們不再接近過彼此，回教室的路上同學用奇怪又驚慌的口吻頻頻追問我為什麼要那麼做，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做了嗎？

毫無記憶，甚至身體也沒有，對於手指頭碰觸到胸部的觸感，一點也想不起。那是我嗎？在眠夢裡遊走，會打開冰箱大把抓起食物往嘴裡塞，或打開門走到夜晚的街上亂晃，而醒後卻完全丟失了記憶。沒有察覺的時空中我確確實實靈魂漂浮了，或者它自我身體隱匿而後飛去。在眼鏡行對老闆說自己近視只有一百度，卻在拆封後戴著少了兩百度多的隱形眼鏡，任由機車載我在巷弄裡奔馳，世界上了一層膜，而我在其中，像舊時綜藝節目那樣用猙獰的臉要穿破，又被膜彈回，我看見馬路起了波浪狀，公園裡的樹連樹幹都在晃蕩，車子的輪胎都沒有著地，眼前風景都像調色盤那樣模糊地混在一起，那時我剛從中醫診所領了藥包出來，好似開門進入另一個時空，但那是現實的漂浮扭曲變化。在恢復意識的時候，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回答，或許那剎那光與光之間交疊的夢遊裡，我的靈魂它暫時性消失。

後來我不斷追溯家族史裡關於夢遊，猜想這是種隱性承襲且難以擺脫的病症，像一種藤蔓在身體內部擴張，蔓延並包圍所有皮膚下看不見的器官，在必要的時候發作，不痛不癢，但結痂的傷口會告訴你，那些裂痕，有血。

父親被神明附身起乩時，發作起來會生氣，激烈與鬧哄一再重複與交疊，有時一把香往頭上扎，那鮮紅就流洩，所有人還要去按捺神明的脾性，深怕惹跑了神。

我羨慕父親他有正當理由花很多時間離開現實漂蕩虛幻裡，而沒有人會責怪他。父親澡後，在白色三花牌內衣褲外面套上整齊的外出服，並且刷過牙，像一種隆重的儀式，在客廳裡的長椅正中就定位，他必須進入另一個身分。偶會放鬆打幾個哈欠或聊上幾句話，便坐定莊嚴之姿，在煙霧飄渺中，有東西進入他的身體，他成了另一個自己——神。神在時，父親不在，所有人都知曉軀體裡的是神，問神的人獻上祈求，並聽令於神，神發怒的時候，眾人都懼怕神走而安撫，但此時誰會問父親的靈魂被藏到哪裡去，是否在沒有軀體時，無形飄蕩於空氣中。

神離開祂的軀體而進入父親，父親的身體的腔室如一個容器，必要時靈魂讓位於神，空出位置好以將神安座，靈魂與神在洞裡來來去去。如冰箱裡那些保鮮盒們，身體

裡面裝過一批又一批食物，然後在進與出的穿插間逐漸因侵蝕漸崩毀。

我從未見過神的模樣，取代父親靈魂的神，如一種摸不透、指尖觸碰不到而無感的抽象存在，甚至無法精準確判祂的存在。

放空的時間裡，我時常想著，是父親使神行使神救世之責，抑或神使父親能當神，在某些時刻能臨高居上。問神的時候，大多我都保留了我的真心話，我猜想或許祂還是一絲父親，那是不能被窺探的祕密。有神，因而父親的人面網狀漸張舉，問神的人不斷為祂燃起手中的一支又一支沒間斷的香煙，小香爐中的木屑煙霧也裊裊，不斷竄進父親那具載體裡，這些過多供奉的煙是神吸納還是父親，問神的人會知道嗎？

父親活得並不像神，沒有太高的身體能位在高空觀看，不抽離，無法避免過多的災異，缺乏預知自命的能力。那些命理簿上算著的生辰好壞，總不是他的。在意過多灼熱的眼光和言語，如我心裡那些微渺的恐懼，總是恐臆著是不是在說我，懼於被鄙視厭惡，總是選擇用無所謂來蓋過波動的心跳。

那些問神的人，神來的日子必定到場，神不來的日子總讓我們家回歸自然而寧靜的日常，僅僅留下過多的評論當作紙屑，好似秋落葉不斷地墜落，沒有神的日子，誰說過話了？每一回，在打過招呼後，我都刻意將這些人臉的辨識，從腦中刨去，我想著

自己和他們之間幾步的遙遠距離，可能僅此一次的擦肩而永恆的過。若父親只是父親，他的軀體再也不能出借給神的那一天，是否那些留下供品的主人、電話那頭的聲線，都會溶解成泡沫般的幻影，消失於最後一絲爐煙揮散時。

小的時候，聽過一則傳說，在農曆七月間，在太陽下山前要將竹竿上的衣服收進，否則鬼魅幽魂便會附於衣服上。那些東西沒有形體，不易被發覺，我時常來不及在夕陽隱沒前收衣服，總想著當我穿上夜涼的衣服時，幽魂們是像纖維那般進了衣服裡，藏匿於衣服上呢？還是在衣服套入身體後，與我的靈魂重疊，或者取代。曾有過那樣的念頭，若靈魂被侵蝕了，而成另一個內在非我的人，可能會擁有一些超越的能力，或鬼神。那麼便能控制命運吧？

無數夜晚裡的一個，幾個混亂的人影現身在監視器小小的螢幕上，家人與陌生人在月光下的影子混雜凌亂，忘記了那不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撥出三個數字碼認真地表達，而不是孩童的惡作劇，慌亂的手還在抖，電話那頭疑似問過我為什麼撥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回答了什麼已不復記憶。試圖像裝底片那樣，自前端拉出些許片段，母親坐在黑幕的客廳裡，告誡著不要打燈，她抽咽著近乎昏厥，頭上被套進一個大塑膠袋，說是讓她換氣。父親的厚外套多了裂痕，棉絮從那些邪惡笑臉般的缺口吐了出來。父親成

為一具傷體，而神沒辦法進入他。

第七天的夜晚，我睡在靠窗的那個房間，抽取幾張睡在那張父母親曾睡過的記憶片段，忽然想起一回我的靈魂抽離。先是做了個夢，內容是什麼在醒後早已空白，而後從額頭開始大量的汗珠猛發，我感覺到自己像被釘牢或綑綁在那張父母的雙人床，四肢僵直無法動彈，慌張地想大聲呼喊，張大了嘴但喉嚨裡發不了一點聲音，恐懼不斷隨心跳增長，環顧整個房間小夜燈的黃光還亮著，桌上關著的老電視黑色螢幕沒有投影出我以為的鬼影，然後我便看見床上閉著眼睛的自己，安安靜靜如深眠那樣躺著，而我站在床邊的電視螢幕前。

好幾次發高燒在昏沉中，靈魂恍惚，好像一眨眼就會消失；偶爾吃助眠藥時，藥效發作，有什麼好像從後腦鑽進，意識逐漸渙散，在進入睡眠的最後一刻，我常想到底是我遺失了自己，還是什麼侵入了我，而原來的我呢？

那些冬夜裡，我總是在等待天亮，在夜裡追逐著一些也許不會實現的願望，受了傷但卻假裝沒有，吃著中藥，可是身體在逐漸失去痛覺，我沒有哭，但是為什麼心裡還是不斷浮現那些聲音說：「妳知道我為什麼討厭妳吧？」一句一句都入侵進了身體，體重並沒有改變，但是卻在逐漸消瘦，大概是靈魂一點一滴都流掉了。

也許我們都可以沒有了自己，我這麼想著。

我學父親先進浴室洗了很熱的澡，換上很乾淨的衣服，然後在神明廳裡先在淨香爐裡放燃燒的一小木條，覆蓋上木屑，任由煙霧包圍整個空間，再燃起五支香，我學著父親的眼神及口吻，貌似虔誠地向神訴說，再依序將香插上香爐，中爐三柱，其餘各一，小心翼翼將香插直。我跪在神前，心裡默念著，我們約好了，我可以的。我期盼神會來，並且願意交出自己空蕩的內核，歡迎進駐。請將我帶向一個難碰觸到而崇高的神祕境界，一座有神光照耀能賦予救贖的聖殿，只有神能到達之處。

那段時間裡，我時常做那些關於死亡的夢，如同電影裡走在海邊的送葬隊伍的後頭，夢裡有死亡的人，棺木搖搖晃晃被抬著，冥紙自頭上灑落，活著的人沿路哭著，哭著走著。有好幾年，我仍不時會夢見死，也閉氣幻想著躺在棺木裡與冥紙、陪葬物，共同封存於無光、無空氣的空間裡，那樣就是死吧。醒來之後常恐懼，也有幾次，真的有人那樣走了。我害怕自己，成為某種感應體質，帶來黑暗，像一個懼高症的人站在高樓尖端行走，隨時會墜落。

想相信神，想安撫起伏的心，但我始終沒有真正靠近過神，每當要從神龕上將神請

下時，因為是陰性女體，從沒有擔任過捧神的旗手。記得那些鄉土劇裡，每一集神蹟顯世之時，劇情通常在主角們拜神後，神在一旁觀看、施法，或在人無意識突然入侵，而主角清醒後記憶也不復存在，看似不在的時間裡，神改變了什麼。我想那樣地相信，神會來，會來吧。會改變什麼的。

彷彿被噴了乾冰，當火不斷燃燒著成灰，白霧充斥整個神明廳，學父親一上一下舉起手，閉上眼，從齒間吐出氣，有什麼自身後慢慢靠近，無法確定身體能否容納，但隨後我告別了自己。如同那些突然被附身的人，哭了起來，高昂時用點燃的香刺上身體，搖晃身體唸起那些文雅的臺語，我下了樓，漂浮於空間裡，手指過一些地方，暫停了時空，沒有仙女棒，但是施了一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魔法，懲處做壞事的人，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刑罰，他們會驚嚇而慌亂，像我家人那種神情，也許會求饒。再用紅墨水寫了幾道符而後燃燒，讓灰燼飄散在空氣裡。我還看見了另一個父親，於是伸出手拉了他。抽出的底片曝光之後，重新裝入。這一集的結局會是真的，片尾要記得加上介紹神蹟的故事，可是少了能現身說法的人。

回歸平靜的時候，像時光機的隧道，穿過很長的一段路，發現了盡頭有光，走出去之後，是一片明亮而湛藍的海洋，海是一片寧靜，海水透明的藍折射了光，很刺眼。神

明廳裡神的容貌依舊，煙霧已散去，而我還是我自己。

客廳裡清晨的微光透了一點進來，母親頭靠著長椅的一端睡著，房間裡父親蜷曲著身體，混著紗布裡藥物的味道，發出孱弱的氣息。我走進浴室裡，脫衣服時還有香灰殘留的味道，一點一點的黑色餘灰黏在頭髮上。坐在馬桶上打瞌睡時，陽光窗戶照進來很亮，想不起昨夜是否有夢，淺淺的眠裡，沒有夢，沒有人來叫醒我，沒有感覺有東西從門縫裡進來。

而神呢？父親呢？

沒有見過神，不知道祂是否在那神像軀殼裡，還是如父親所說雲遊四海，而作為神之乩身也只是替代，父親把身體借給神，在某些時間裡自身主權喪失，成為一具載體。他是父親還是神，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一個空白題。

他擁有陽性體魄，能夠在神需要的時候被使用，應該也算神的一部分，但為什麼某些不可測、無法放入掌中的神祕感，同身體不斷地在急速下降與垂墜。是不是神要離開了，所以人會逐漸成為被棄置並逐漸腐朽為空殼載體，還是合理地解釋這是成為神的挑戰過程，叫做劫數。

若帶著父親去看病，心理醫生或許會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夢遊病症，是假、是虛幻，會說很多精神症狀名詞。在病歷表上填上緊密的英文字，搭配一些藥物，但不能連同化掉的符混合陰陽水一起喝下，然後我們都不再擁有另一個自己或別人在身體裡，夢遊痊癒。

〈神軀〉評語

楊翠

〈神軀〉所寫的，是關於身體與靈魂的關係，全文著重於三個角度：其一是人的身體的靈魂的若即若離；其二是人\神\鬼，各種靈魂與靈魂的重層疊複，我與非我的爭逐；其三是家族史的視角，女兒與父親，兩種不同的物理性身軀，神的進入與夢遊，兩種不同的生命浪蕩遊走的狀態，理所當然與不得不然。

本文有幾個特點，首先，文字凝鍊簡潔、有詩韻，風格介於實感與空靈之間，在書寫身體經驗時，彰顯出一幅感官纖細熾張的知覺空間；在書寫靈魂的遊走或張惶碰撞時，又精確地呈現了那種流離感、不確定感。其次，文本對於「神軀」的概念，深刻地掌握了幾個不同層次的意涵：父親身體之為神的容器、自身與家族的夢遊身體、民間禁忌中鬼魅附著在人的衣物間，衣物成為身體的延伸等等。

但最後，本文最有意思的、寫得最出色的部分，是文中的敘事者我對於現實父親與「神軀」父親「究竟在哪裡」的探問；問神時，父親在嗎？神沒進來時，現實父親又

在哪裡？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見證父親「神人」的女兒，她演練著，演練著欲如父親一般，準備讓神進入，然而，神卻從未有進入她的陰性女體的痕跡。

於是，這一切精神上的多重遊蕩或迷路，無關乎神，而關乎家族。這是一道比神還神祕難解的習題。